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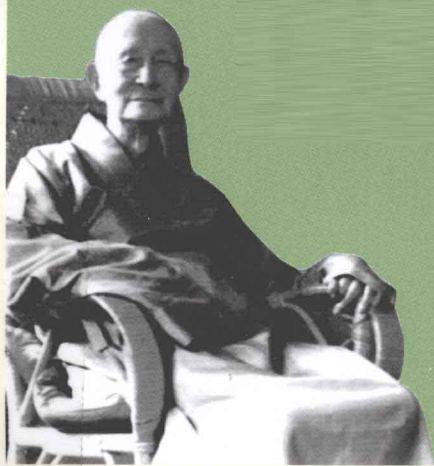
平凡的一生

(重订本)

身力弱而心力强，感性弱而智性强，记性弱而悟性强，执行力弱而理解力强——依佛法来说，我是「智增上」的。

我沉浸于佛菩萨的正法光明中，写一些，正如学生向老师背诵或覆讲一样。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了法喜。

— 印顺 —



释印顺 著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

中華書局

印 顺 法 师 佛 学 著 作 系 列

平凡的一生

(重订本)

释印顺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凡的一生:重订本 / 释印顺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10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

ISBN 978 - 7 - 101- 08054 - 4

I. 平… II. 释… III. 印顺法师 (1906 ~ 2005) — 自传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127143 号

经台湾财团法人印顺文教基金会授权出版

-
- | | |
|-------|---|
| 书 名 | 平凡的一生(重订本) |
| 著 者 | 释印顺 |
| 丛 书 名 |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 |
| 责任编辑 | 陈 平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frac{1}{2}$ 插页 2 字数 162 千字 |
| 印 数 | 1-4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08054 - 4 |
| 定 价 | 25.00 元 |
-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出版说明

释印顺(1906—2005),当代佛学泰斗,博通三藏,著述宏富,对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的经典、制度、历史和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梳理、辨析与阐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成为汉语佛学研究的杰出典范。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建立起自成一家之言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汉传佛教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经台湾印顺文教基金会授权,我局于2009年出版《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23卷),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印顺法师的佛学研究成果和思想,受到学术界、佛教界的广泛欢迎。应读者要求,我局今推出“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将印顺法师的佛学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逐一出版,以满足不同领域读者的研究和阅读需要。为方便学界引用,《全集》和“系列”所收各书页码完全一致。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的编辑出版以印顺文教基金会提供的台湾正闻出版社出版的印顺法师著作作为底本,改繁体竖

排为简体横排。以下就编辑原则、修订内容,以及与正闻版的区别等问题,略作说明。

编辑原则

编辑工作以尊重原著为第一原则,在此基础上作必要的编辑加工,以符合大陆的出版规范。

修订内容

由于原作是历年陆续出版的,各书编辑体例、编辑规范不一。我们对此作了适度统一,并订正了原版存在的一些疏漏讹误,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 原书讹误的订正:

正闻版的一些疏漏之处,如引文、纪年换算、人名、书名等,本版经仔细核查后予以改正。

2. 标点符号的订正:

正闻版的标点符号使用不合大陆出版规范处甚多,本版作了较大幅度的订正。特别是正闻版对于各书中出现的经名、品名、书名、篇名,或以书名号标注,或以引号标注,或未加标注;本版则对书中出现的经名(有的书包括品名)、书名、篇名均以书名号标示,以方便读者。

3. 梵巴文词汇的删削订正:

正闻版各册(特别是专书部分)大都在人名、地名、名相术语后一再重复标出梵文或巴利文原文,不合同类学术著作惯例,且影响流畅阅读。本版对梵巴文标注作了适度删削,同时根据《望月佛教大辞典》、平川彰《佛教汉梵大辞典》、荻原云来《梵和大辞典》等工具书,订正了原版的某些拼写错误。

4. 原书注释中参见作者其他相关著作之处颇多,为方便读者查找核对,本版各书所有互相参见之处,均分别标出正闻版和本版两种页码。

5. 原书中有极少数文字不符合大陆通行的表述方式,征得著作权人同意,在不改变文义的前提下,略作删改。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对汉语佛学研究有极为深广的影响,同时在国际佛学界的影响也日益突出。我们希望“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的出版,有助于推进我国的佛教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一年三月

《平凡的一生》(重订本)出版说明

《平凡的一生》是印顺法师的自传,先后有三个版本。

1971年夏天,法师“深感身体的不适,所以写了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略述一生出家、修学、弘法的因缘”,共分二十六篇。后编入《华雨香云》一书。

1994年,法师八十九岁,距离写作《平凡的一生》已二十多年。法师谦称“在这二十年中,虽说没有什么可写的,但到底过了这么久的岁月,也有多少可写的”,于是“对旧作作了补充,或时日的修正”,将其中《写作与出版的回忆》一文拆分改写为《写作的回忆》、《出版的殊胜因缘》两篇,又增补了《三部曲》、《怀念大法师》、《半天课》、《我与居士的佛教事业》、《老年病更多》五篇文字。全书共三十二篇,即《平凡的一生》(增订本),1994年由台湾正闻出版社出版。

1998年,法师九十三岁高龄时,对《平凡的一生》(增订本)再作修订和补充,增写了《大陆之旅》、《旧地重游》、《早年的修学历程》三篇文字。全书共三十五篇,即《平凡的一生》(重订本),2005年6月由台湾正闻出版社出版。

2 平凡的一生(重订本)

本书即以2005年正闻版《平凡的一生》(重订本)为底本。为了让一般读者便捷地了解印顺法师的学思生涯,正文后附有“印顺法师著作年表”、“印顺法师略传”、“印顺法师略谱”。附录内容均由台湾财团法人印顺文教基金会提供。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一年九月

目 录

- 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001
- 二 出家难……………003
- 三 普陀·厦门·武昌……………008
- 四 谁使我离开了普陀……………012
- 五 最难得的八年……………018
- 六 三部曲……………021
- 七 业缘未了死何难……………023
- 八 我回到了江南……………028
- 九 厦门·香港·台湾……………032
- 一〇 怀念大法师……………036
- 一一 墓库运还是法运亨通……………040
- 一二 香港与我无缘……………047
- 一三 漫天风雨三部曲……………049
- 一四 《佛法概论》……………061
- 一五 余波荡漾何时了……………066
- 一六 我真的病了……………070

2 平凡的一生(重订本)

- 一七 我离开了善导寺……………073
- 一八 有关建筑的因缘……………079
- 一九 好事不如无……………084
- 二〇 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087
- 二一 内修与外弘……………092
- 二二 半天课……………097
- 二三 游化菲律宾与星马……………102
- 二四 有缘的善女人……………110
- 二五 学友星散……………113
- 二六 写作的回忆……………118
- 二七 出版的殊胜因缘……………132
- 二八 传戒因缘……………143
- 二九 我与居士的佛教事业……………148
- 三〇 老年病更多……………153
- 三一 大陆之旅……………160
- 三二 旧地重游……………164
- 三三 早年的修学历程……………166
- 三四 我缺少些什么……………170
- 三五 最后的篇章……………175
- 后 记……………176

附 录

印顺法师著作年表····· 181

印顺法师略传····· 204

印顺法师略谱····· 216



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

我今年九十三岁，出家也已经六十多年了。在这不太短的岁月中，总该有些值得回忆的吧！平凡的自己，过着平淡的生活。回忆起来，如白云消失在遥远的虚空一般，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呢！我的一生，无关于国家大事，也不曾因我而使佛教兴衰。我不能救人，也不能杀人。平凡的一生，没有多彩多姿的生活，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

静静地回忆自己，观察自己——这是四十八岁以后的事了。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地流去。为什么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有些是当时发觉，有些是事后发现，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因缘，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有些特殊因缘，一直到现在，还只能说因缘不可思议。

人生，只是因缘——前后延续，自他关涉中的个性生活的表现，因缘决定了一切。因缘有被动性、主动性。被动性的是机

缘,是巧合,是难可思议的奇迹。主动性的是把握,是促发,是开创。在对人对事的关系中,我是顺应因缘的,等因缘来凑泊,顺因缘而流变。如以儒者的观点来说,近于“居易而待时”的态度。但过分的顺应,有时也会为自己带来了困扰。在我一生中,似乎主动的想这想那,是没有一样成功的。就如台北的慧日讲堂,建成了也只增添些不必要的干扰。我这样的顺应因缘,也许是弱者的处世态度,也许是个性的适合,也应该是夙生因缘,引上了出家学佛之路(学佛是不一定要出家的,出家要个性适合于那样的生活方式才得)。从一生的延续来看自己,来看因缘的错杂,一切是非、得失、恩怨,都失去了光彩而归于平淡。

我是眼高手低的,所以不自觉地舍短用长。十三四岁开始,就倾向于丹经、术数、道书、新旧约,而到达佛法。对佛法的真义来说,我不是顺应的,是自发地去寻求,去了解,去发见,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一部分。我在这方面的主动性,也许比那些权力煊赫者的努力,并不逊色。但我这里,没有权力的争夺,没有贪染,也没有嗔恨,而有的只是法喜无量。随自己夙缘所可能的,尽着所能尽的努力。

“一生难忘是因缘”,我不妨片段地写出些还留存在回忆中的因缘。因缘虽早已过去,如空中鸟迹,而在世俗谛中,到底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



二 出家难

一九二五年(二十岁),我读到《庄子》的冯梦祯序文:“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兴趣。对于佛法,我没有师友的引导,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

一九二八年清明后八日——闰二月二十三日,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中去世,引起我内心极大的震动,不知所措的悲伤。九月(附注:本文的年月,都是农历)里,住在同一祖宅的叔祖父士淦公死了。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父亲又在病了两个多月,终日安详的睡眠中去世(极可能是肺癌)。一年多来,一直在求医求药,办理丧事,似乎人生只是为此而忙碌。内心的沉闷抑郁,在近年来佛法的熏习下,引发我出家的决心。

“出家难”,对我来说,不是难在出家的清苦生活,而是难在到哪里去出家。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几华里的小天地里,在这一区域内,没有庄严的寺院,没有著名的法师。有的是香火道场,有的是经忏应赴。我从经论得来的有限知识,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我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而且,离家过近,也会受到家族的干扰。我在书本上,知道些名山古刹的名字,但并不知道小天地外的佛教情况。我是内向的人,不会找机会,主动地与人

谈话,扯关系,所以没有熟人,是不敢冒昧外出的。在我的想像中,一个外来的年轻人,没有介绍,有谁会留他出家呢!如何实现我的出家目的,实在是太难了!

因缘终于来了!一九三〇年(廿五岁)五月,报上刊出大幅广告——“北平菩提学院招生”。主办者大愚法师;筹备处是“北平东四马大人胡同齐宅”;秋季开学,远道的可以通信考试;资格是男性;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僧俗兼收。这一消息,如昏夜明灯,照亮了我要走的前途。我想,在三年修学中,总会熟识几位出家同学,介绍到那里去出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就这样满有自信的,决定进行出家的计划。

试题是“佛法以离苦得乐为目的论”。得到的复信是:“考试及格,准予入学。”但又附带说:“开学时间,另行通知。”到了六月,我天天看报,天天等待开学的通知,而开学的消息却始终没有。我越等越不耐烦,越是急于修学佛法了。当时的天真想法,横竖要开学,迟几天也没关系,不如到北平再说。我就在闰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踏上了离家(浙江省海宁县)出家,充满光明远景,而其实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

到了上海,等轮船到天津,再搭火车到北平。那时,正是召开扩大会议,中央空炸怀仁堂的时节。我到“齐宅”去探问,回答是:“筹备还没有就绪。开学没有确定期间,远道的应等通知再来。”这一下,我可有点惶惑了。在卧佛寺(也许是卧龙寺)佛经流通处,选购了几册佛书。谈起菩提学院,这才知道学院是告吹了。一向被军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师,在阎冯战争的逆转中失去了信任与支持(大愚法师从此就无声无息地被人遗忘了)。

这一次战争的胜负与我无关,而我寄于无限(出家的)希望的菩提学院却被弄得无影无踪。我该怎么办呢?办法是没有的,北平是那样的人地生疏,连一个熟人也没有。不曾出过远门的我,对于北方方言,听来异常别扭,连“前门外”都不能顺利地听懂。这里是不能住下去的,回到南方再说。这样,又坐火车、搭轮船,回到了最近来过的上海。

上海是那样繁忙,那样尽情欢乐的都市。而我在上海的旅馆里,除了对经书出神而外,却没有事可做,没有地方可去,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呆住了几天,想起宁波的天童寺,于是又搭轮船到了宁波。问起天童寺,才知道人力车是不能到达的,先要搭小船,还要步行两小时。天童寺交通不便,我的希望又动摇了,消失了。无事可做,无地可去,无话可说,又在旅馆里呆了几天。呆着不是办法,但没有一个熟人,没有勇气向人诉说要出家的我,有什么办法呢!忽然想起,南海普陀山离宁波不远,不如去普陀山礼佛敬香。这样,我又到了普陀山。

我住在普陀前山的锡麟堂。我以香客的身份,坐了兜子,前山后山地去逢佛敬香。普陀山寺庙多、和尚多、香客多,而我还是那样的孤独,心里一片茫然。第三天下午,我在客房前的廊下看书,一位青年香客见我所看的是佛书,就自我介绍:南通白蒲人,姓王,他这次是来普陀山出家的。我听了,几乎失声地叫起来。我说:“同道,同道——王先生!我也是想要出家的呀!”——这是我离家以来,第一次向人吐露了内心的秘密。这样的志同道合,片刻间成为知己,成为茫茫人世的良伴,商量着到哪里去出家——找一个理想的地方。王君随身带来的,有一

本《普陀山指南》。仔细检阅,从大寺到小庙,从小庙到茅蓬,发见在“般若精舍”下,写着“藏书极富,主持者有道行”几个字。当下商量决定,第二天上午,专诚去般若精舍拜访。

般若精舍是属于普慧庵的一个茅蓬。我们到了目的地,见房屋不大,双门紧闭。好久,才有一位(只有这一位)严肃而安详的老和尚出来开门。听说我们想研究佛法,就为我们略说佛法大意。我们说:锡麟堂香客往来太多,我们想找一处僻静的所在,安住几个月,对佛法作初步的参研。他向西南角一指说:“有,离这里不过一里路,有个俗名天后宫的福泉庵。当家是福建人,香客也都是福建人,一年不过三四次,平时非常的安静。我也不用介绍,你们说般若精舍老法师指导来的就得了。”我们向他谢别,就向福泉庵来。出来招呼我们的,是一位叫宗湛的知客师。我们说明来意,他就去征求当家的意思。当家的来了,是一位白发白须的老和尚。当家的只是点点头,说了两三句我不能完全明白的话(原来是带有闽南语韵味的宁波话),大意是好的,好的。这样,我们下午就移到福泉庵来。我与王君同住(楼上)一室,在宗湛的隔壁。

第二天傍晚,王君——其实是姜君——的哥哥,追踪而来。说好说歹,姜君跟他的哥哥回家去了,又只剩了我一个人。我与宗湛还谈得来,见我认真地在阅读经论,就为我介绍。十月十一日,我就在福泉庵剃落出家,法名印顺,号盛正。那位白发白须的当家,就是我的恩师上清下念老和尚。般若精舍的那位老和尚,原来是太虚大师的戒兄,被虚大师称誉为“平生第一益友”的昱山上人。我的出家,曾经得到他的指示,所以出家后,顺从